新京报
2012年2月28日 星期二

之 谈谈精神

雷锋精神被提倡了近50年，许多精神都带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鲜明的时代烙印，如集体主义，螺丝钉精神，舍己为人，勤俭节约……

这些精神在如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还有什么样的价值，怎样传承？我们找了两位受访者，一位是为歌曲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写词的吴洪源老先生，一位是代表80后90后的新生代作者蒋方舟，他们生于不同的时代，来回答这些共同的问题。

有趣的是，他们都在雷锋身上找到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。吴洪源老先生说，过去讲集体主义，现在讲团队精神；过去讲螺丝钉精神，现在讲敬业；这些都是共通的。蒋方舟认为雷锋的利他行为具有传承意义。正如吴洪源老先生所说，对于雷锋，我们需要有更深刻的理解。

□本报记者 张寒 周亦楣 北京报道
□本报记者 浦峰 摄
专题统筹 闾宏

吴洪源，1949年参军，1963年，在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组，创作了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，后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歌曲编辑部编辑，1984年离休。

“我们可以做不发光的雷锋”

当时创作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的吴洪源认为很多“雷锋精神”对现在仍有意义，只是提法不同

“反驳雷锋的人也有‘雷锋精神’”

新京报：当时怎么会创作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的？

吴洪源：1963年3月5日，《解放军报》发表毛泽东同志的题词：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。上午，军区政治部给我们的任务，我来负责填词。

新京报：此前你见过雷锋吗？

吴洪源：没见过。写完这首歌，我去了他的部队生活了一段时间。

新京报：你崇拜雷锋吗？

吴洪源：崇拜。那个时代都有英雄情结。但战争过去，堵枪眼也没机会堵了，举炸药包也没地儿举了。可是雷锋告诉我们，和平年代也可以当英雄。

新京报：现在你会给孩子们讲雷锋吗？

吴洪源：有时，我讲了，他们也笑话我，得了，你甭讲这个了。可我发现，他们有这种观念的同时，还有雷锋精神的萌芽在他们身上。

新京报：怎么说？

吴洪源：比如说，我那个小外孙，我一和他说（雷锋精神），他就说现在不流行这个了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回家和我说，一个老太太摔在马路牙上，过往行人还有很多，他没办法，看见老太太无助，他还是把她扶起来，爱赖不赖。我说，这不就是雷锋精神吗？你怎么不自我，不把老太太扔那儿？你看，这很有意思。

新京报：为什么说有意思？

吴洪源：现在很多反驳雷锋精神的人，他身上也有很多雷锋精神，他自己就在学雷锋。

“当时讲集体主义，现在讲团队精神”

新京报：当时你写歌想表现什么样的雷锋精神？

吴洪源：奉献精神。现在不讲奉献，那会儿最讲奉献。

新京报：你在歌词里写的爱憎分明，艰苦朴素，集体主义等，是你自己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吗？

吴洪源：是我的理解。那时候没有规范雷锋精神是什么。我就把所有的报刊对他的评论和报道拿过来看。对他学习都学习哪些方面，我就自己概括。

新京报：现在来看，这些精神还需要吗？

吴洪源：有些不需要了，比如，那时候讲立场，提阶级斗争，现在不提了，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

新京报：哪些精神对于现代社会还有价值？

吴洪源：很多精神对于现代社会都有价值，比如，那会儿讲集体主义，现在企业都讲团队精神；那会儿有螺丝钉精神，现在岗位责任制；过去说干一行爱一行，现在说敬业，只是说法不一样了，实质上都一样。你不敬业，工厂老板开除你。

新京报：但为什么有些人觉得“雷锋精神”过时了？

吴洪源：我们应该对雷锋精神有更深刻的理解。过去提的是雷锋精神，现在我们强调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素质要求。从精神文明建设角度来说，都是一致的。五千年的精神到现在仍然发光，千古不变。

“可以做有限的奉献”

新京报：但毕竟时代在变，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？

吴洪源：是在变。比如奉献，那时候的奉献是无限的，现在的奉献是有限的。这就是变化。

新京报：怎么理解“有限”和“无限”？

吴洪源：过去我们总讲奉献，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是6斤小米。那时候觉得这是应该的，要奉献的。但现在，很多人都向钱看，都是以索取为主的价值观。

新京报：所以有人认为过去的雷锋离我们很远。

吴洪源：其实，雷锋离我们特近，他不是神，是人。雷锋做的很多事都是很小的事儿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。

新京报：你遇到过有“雷锋精神”的人吗？

吴洪源：有啊，我看不惯一些小青年，头发染得黄黄的，戴着耳钉，嘴里叼根烟。可就在他们身上，我看见了很多好的素质，甚至还有雷锋精神。有一次，我差点儿摔一跤，旁边一个人搀我一下。我一看，就是那样打扮的青年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还是要相信的。

新京报：善对于现代社会有多重要？

吴洪源：太重要了。大家看到那么多黑暗面，就是雷锋精神没有发扬光大。每个人做好事儿，都会觉得欢喜。雷锋为什么高高兴兴？因为他对社会奉献，社会也会对他微笑回报。这个荣誉和崇敬是很了不得的。现在有的崇敬和荣誉就是有钱，这很麻烦的。现在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

新京报：你认为行善，社会才能多些希望？

吴洪源：人本性的真善美不会完全泯灭。我儿子去汶川地震灾区，回来和我说，到那儿以后人的整个价值观都变了。你到那儿不干点什么，你都会谴责自己。在大灾面前，人类的奉献都会被激发起来。这就是本性，也是社会的希望。

新京报：每个人都具有？

吴洪源：这就是人性的光辉。雷锋是把善良、奉献放大了给你看，是耀眼的。在你身上可能是一点点。你给人让座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心灵满足，站着比坐着舒服。

我总在想，那个年代，学习雷锋是无比光荣的。现在，学雷锋，有些人会有怀疑。可是我们不做发光的雷锋，做有限的奉献，行不行？每个人多做一些奉献，人生会很快乐。我有多大贡献，就奉献多少。

★雷锋在哪里

1963年，毛泽东题词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，此后雷锋成为全民偶像。起初，他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出现在课本里、宣传画上，随着时代变化，“雷锋”开始在各种流行物品、艺术品中出现。

雷锋出现在课本里。

雷锋出现在宣传画里。

雷锋出现在T恤上。

Flash《东北人都是活雷锋》。

雷锋出现在现代油画里。

★ 虚拟对话

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雷锋精神，雷锋自己能否给出答案？可供我们寻找的只有他的日记，所以安排一场虚拟对话，让雷锋来面对这些提问。对话虽是虚拟，但雷锋50多年前的语言，放在今天，依然让人耳目一新。

雷锋：我活着，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好

新京报：你知道吗？这50年，人们都在向你学习，“雷锋”已经成为了一个做好事的符号？

雷锋：我也曾经问过自己，“我为未来带来了什么？”我曾经说过“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，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？”

新京报：现在这个年代，似乎大家更看重得到，而不是给予？

雷锋：处处只为个人打算，怕吃苦，那些可耻的行为，我坚决反对。

新京报：可耻，你不觉得这个词太重了吗？

雷锋：凡是脑子里只有人民，没有自己的人，就一定能得到崇高的荣誉和威信。反之，如果脑子里只有个人，没有人民的人，他们迟早会被人民唾弃。

新京报：你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吗？

雷锋：我觉得自己活着，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。我知道爱谁，恨谁，我知道保卫我们可爱的祖国，是我们青年的神圣职责。

新京报：你知道吗，现在很多人说，其实你很爱美，你是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。

雷锋：什么是时代的美？战士那褪了色的、补了补丁的黄军装是最美的，工人那一身油渍斑斑的蓝工装是最美的……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美。如果谁认为这并不美，那他就不懂得我们的时代。

新京报：那是怎样的时代？

雷锋：我们处在一个翻天覆地千变万化的时代，一个英雄辈出百花盛开的时代。

新京报：现在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。现在有的人不愿意做好事，怕被诬陷，觉得做好事很难。

雷锋：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、局部的、可以克服的。只要我们有叫高山低头、河水让路的气概，是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的。要榆快地多给别人，不要计较个人得失。

新京报：你总是这么乐观。但时间久了，有些人会对你的故事没有兴趣。

雷锋：俗话说：剩饭炒三次，狗都不爱吃，一句话老那么说，人家就不爱听。本来意思不多，却讲了不少，结果那一点精华被淹没在空话的海洋中了。这好像人们喝糖水，同样多的糖，如果掺水适当，则味道甘美，如果掺水过多，必然淡而无味。可见讲话的时间长，不一定效果就好，相反有时会更坏。

新京报：那怎么办呢？

雷锋：热情，像熊熊的火焰，是一切的原动力！人若没劲，好像没有蒸汽的火车头，不能动；像没长翅膀的鸟，不能飞。

新京报：你满意这一生吗？

雷锋：虽然做了一点工作，但是还远远不够。

新京报：现在是2012年，你觉得这个年代和你所在的年代有什么样的共通性吗，尤其对青年来说？

雷锋：一个人出生在世界上以后，除了早天的以外，总要活上几十年。每个人从成年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，就构成各人自己的历史。至于各人自己的历史画面上所涂的颜色是白的、灰的、粉红的或者鲜红的，虽然客观因素起一定作用，但主观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。

新京报：你是想说无论哪个时代，每个人都要为人生做出自己的选择？

雷锋：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。如果你是一滴水，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？如果你是一线阳光，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？如果你是你一颗粮食，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？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，你是否会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。

（雷锋所有回答均选自雷锋1958-1962年日记。）

★个人简历 蒋方舟，1989年出生。七岁开始写作，九岁写成散文集《打开天窗》，十一岁写成长篇小说《正在发育》。从12岁时开始成为多家报刊的专栏作家。2005年当选为中国少年作家协会主席。现就读于清华大学，并任《新周刊》杂志主笔。

蒋方舟：雷锋难得的是利他主义

“最难得的是利他主义”

新京报：你认为雷锋精神是什么？

蒋方舟：就是“做好事，不留名”——两者缺一不可。小时候写作文，写自己帮助人之后永远说：“就叫我红领巾吧。”

新京报：对雷锋精神的认识，和老一辈的想法有什么不同？

蒋方舟：我有一个朋友，是70后。有一天，他和他母亲说，雷锋在那个年代被拔高了，他母亲就哭了，拍案大骂，你到底要干什么。那个朋友摧毁的不仅仅是父母对雷锋的理解，更是他们那一代的记忆。我们现在不能带入那样的情景当中。对我们而言，雷锋做了那么多好事儿，有点遥不可及。

新京报：我们要向他学习什么？

蒋方舟：他的本质精神我们还是要学习的，我始终觉得，不是每个人都要做道德标杆，而让每个人都有行为的空间感。

新京报：雷锋提倡的勤俭节约，在现在年轻一代看来有什么不同？

蒋方舟：现在不少年轻人都不缺吃，不缺穿，勤俭节约不是金钱的原因。但你发现，我们会提倡环保。现在做公益环保的人越来越多，慢慢意识到，未来资源稀缺、需要节约。

新京报：你觉得雷锋最需要年轻一代学习的是什么？

蒋方舟：他最难得的是提倡利他主义。这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。会有人说世界很寒冷，要带来些温暖，要呼吁道德重建。你会发现，当道德触底的时候，人活着是不舒服的。而获得帮助别人的快乐和满足后，利他是会传递的。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。你取得再大成就，也不知道快乐的来源是什么，你在某种程度会枯竭。帮助他人会给你活下去的理由。

“我很有螺丝钉精神”

新京报：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也在做利他的事情吗？

蒋方舟：我有几个70后的朋友，冬天在车里塞着棉被和大衣，去桥洞底下送给流浪的人。还有一个朋友，看到一个年迈的老奶奶在卖菜，他每天都会绕远，去那里买菜。这都是很小的事儿，帮助了别人，他们会感觉到快乐。

新京报：你觉得你自己和雷锋精神最大的契合在哪里？

蒋方舟：我自己觉得我还挺有螺丝钉精神的。我特别清楚自己能力到哪一步，面对名利上的诱惑，不太愿意做。比如办杂志，拍电影，写畅销书。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，有些钱也不愿意去赚。我花一两年写一部小说，可能别人用一两年时间就已经功成名就，在虚假繁荣的市场赚得盆满钵满。我经常会说一句话，干一行，爱一行。一个人可能做很小一件事儿，赚很少钱，但他觉得自己做得有意义，都会有很强的成就感，满分都是十分。

新京报：像雷锋一样的坚持和执着，是不是更需要强调？

蒋方舟：我发现年轻人的坚持，不浮躁，在职场上，还是很缺的。许多人会觉得自己应该比别人过得更好，收入更多。总是去看别人的生活，沉浸在对别人的羡慕之中。总是会羡慕那些运气特别好，不劳而获的人，仿佛那些是成功的捷径。这样是不正确的。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，不计较所谓的得失。

责编 闾宏 田乾峰 图编 田铮 美编 俞丰俊 责校 田秋霞 吴限